

夜宿雄安，食欲不振，为吃什么犯了愁。那就吃雄安黑油凉面吧！

多次拜访雄安，黑油凉面却是闻所未闻。就它了！在容城旧县城穿街过巷，钻进一农家小馆。小馆无名却客满门盈。我们要了四个菜：白洋淀熏鱼、清炒绿芦笋、咸鸭蛋和小虾糊饼。雄安人待客上菜讲究宁双不单，为的是讨个“好事成双”。

凉面终于上桌。不像我素日所食之面，端上来闻不到卤香扑鼻。菜码只黄瓜丝、胡萝卜丝而已。面汤上漂着一层透亮黑油。先喝一口汤，一股独特香味在嘴里盘旋。再吃面，面条因了菜码和黑油为伍，吃起来清爽可口。

黑油凉面有一个神奇之处。面条清白，黑油漂在面汤上，面条与黑油貌

雄安黑油凉面

黄军峰

似毫无瓜葛。吃到最后你会发现：面条没了，黑油也跟着没了。面与油又是怎样缠绵在一起的呢？

我向店主请教。店主张大姐不藏不掖。她说，我们这的黑油凉面都是手擀面，吃起来筋道。面条煮熟后需过两遍冰镇凉白开。菜码也不挑剔，黄瓜丝、胡萝卜丝、长豆角或者时令蔬菜，一切可配。

重点在黑油上。我问，黑油是什么油？张大姐说，其实就是棉花籽油。

只因棉花籽油颜色偏深故得名黑油。精选正宗棉花籽油，起锅油热，放少许花椒，趁热浇在碗中，“刺啦”一声，满屋飘香。

炎炎夏日吃凉面最地道。现在深冬了，用的是温水。张大姐说，雄安发展迅速，客人南来北往，白洋淀的鱼、雄县火烧什么的吃多了，黑油凉面也渐渐被人们知道。现在，一些大饭店也开始有了黑油凉面。“不过大饭店未必有我们正宗。”大姐很自信。我赞同

会跳舞的『小山羊』

李佩红

旅行期间，没有比偶遇一场婚礼更开心的了。

微风把云涂成白纱，挂在雪山之上，毡房外，大锅炖的羊肉香气随风飘散，面容幸福又羞涩的新娘为亲朋好友送上奶茶，接受宾客们的祝福。草地上的花毯上，摆放着包尔萨克、糖果、奶疙瘩、水果和马肉。一位戴绣花帽、身着绣花白丝绸衬衣、外搭一件绛红吉祥的老人，抱着冬不拉弹奏民歌。他面前，饰花纹的圆桶上，一只乌黑发亮、长角向上弯曲的“小山羊”，颈部、四肢随着音乐的节奏跃动着，时而低头，时而腾跃，时而舒缓，时而趴卧，前后上下，腾跃奔跑，竟比真山羊有趣。

这只会跳舞的“小山羊”名叫“沃尔铁克”。

“沃尔铁克”是“高山上的领头羊”的意思，也被称为“木偶山羊舞”，是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牧民放牧时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艺术。“小山羊”用桦木和羊皮、马皮、牛皮等材料制作而成。通过脊背连接的细线掌控木偶山羊四肢，支撑木偶的则是一根长度为80厘米左右的柳条。柳条一端连着木偶，一端嵌入木偶站立的空心木箱，通过轴承建立联动。演奏者将木偶身上一米多长的细线圈套在无名指上。大拇指、食指、中指弹奏冬不拉，木偶便随着无名指节奏舞动，形似跳舞。

被热情的牧民拉着参加婚礼的我，与暂歇的老人攀谈起来。老人告诉我，他叫赛里克·合德尔毛拉，哈巴河县人，自小跟着父亲学奏冬不拉。冬不拉演奏是学习“沃尔铁克”的第一

步。小时候，他常见父亲拿着斧头或小刀雕刻“小山羊”。一块不起眼的木头在父亲手里变魔术，几天工夫一只灵敏可爱的“小山羊”便站在他手上。赛里克眼睛像海，将父亲的每一个动作尽数吸入。长大后，赛里克跟着父亲学做“沃尔铁克”，才体会到父亲行云流水的动作，到了他手里都笨拙难控。模刻“小山羊”的角，连接四肢和脖颈关节等等，这些都是技术活。甚至不太关键的木桶蒙布也不能马虎，须用结实柔软的羊毛毡来蒙。每一道工艺都是一道难关。

“要熟悉羊的血脉、肌肉、骨骼，制作时全神贯注、精益求精，才能做出美观大方、活灵活现的‘沃尔铁克’。”

父亲的话点醒了他。只要有机会，他便抓住小羊触摸它的骨骼，去羊肉摊观察摊主解剖羊骨。“小山羊”做出来了，会跑会跳也合拍，可就是不灵动。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因为热爱，他心甘情愿投入精力，细细揣摩、改进，几个春秋后，他做成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他端详着和父亲如出一辙的“小山羊”，总觉得光泽度不够，少了岁月淘洗后的美观。能不能用牛角制作“沃尔铁克”？牛角曾是生命的一部分，质地坚硬，缝隙里携带着草原的风，草原的阳光、草原的雨雪、草原的山水禾木，藏着生命的密码和时间的灵魂。说干就干，赛里克试着制作。牛角坚硬，锯着费力，卡不紧容易锯偏，打磨突起的圆节也比木制费时费力。可困难吓不退他。几个月后，一只线条优美、双角威武、气宇轩昂的“小山羊”横空出世，通体黑若夜空，闪着神秘的幽光。赛里克高兴极了。此后，每次出门表演都带上它，像宠溺自己的小孙子一样。

随着阿勒泰旅游的火热，“沃尔铁克”已成为哈巴河县各景区的招牌。赛里克被认定为阿勒泰地区级“沃尔铁克”非遗传承人，他将“小山羊”由单一颜色改成五颜六色，木箱周边增加了当地的文化元素，以适应年轻人审美需求。

额尔齐斯河水静静流淌，草原上山花烂漫，婚礼仍在继续。赛里克老人端坐中间，他的学生们分列两边，共同演奏“沃尔铁克”。几十只七彩“小山羊”踏着节拍起舞，参加婚礼的人舞之路之。受到感染，我也加入其中，雪山后退，蓝天静止，唯有一只只“小山羊”在眼前跳啊跳……

人们总习惯于将目光投向远方的山峦、未至的彼岸，却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龙城天水于我便是这样一处存在。我与它同在一省，偶尔匆匆来去，都被繁冗的事务缚住双足。前不久，终于有机会在这片土地上漫步，自由自在地走，信马由缰地走。这一走，竟走出许多复杂的思绪。

提及天水，同事、友人免不了要夸赞它温润的气候、青翠的山川和悠久的历史，要提及麦积山石窟“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美誉。然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徽人，满目青绿是我儿时便看惯的景色，更何况还有秀美的黄山。天水“绿水青山”之名义打动不了我。正因如此，我和天水错过了这么多年。

时间总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修正刻板印象。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天水的气质大抵是内敛低调，是兼容并蓄，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作为羲皇故里的天水，作为麦积山石窟所在地的天水，似乎从来不言不争，默默地将自己交给时间和经过此地的人们。

连在天水生长的古树名木也是如此。据统计，天水现存古树名木5000余棵，居全国第二。在慧音山北麓的南郭寺，有一棵超2500年树龄的春秋古柏，它苍翠挺拔、枝叶繁茂。和世间



▲油画《雪》，作者湛北新，中国美术馆藏。

多想在富屯溪住下来

许岚

这溪水。嫩绿得像刚刚醒来的梦一城烟火的闸门。在此打开清澈见底的市井生活

樵溪古城门的眼睛。城墙上的花草杂树，每天都把这溪水清洗越发芬芳、红润、水灵、聪颖

一排香樟树。顺着溪水上善的方向在人生步道，撑开了一朵朵伞为多舛的岁月遮挡风雨为鲜活泼辣的诗句、诗想抵御霜雪

我多想在溪边住下来与翠竹为邻，和鸟语花香为友聆听严羽先生的批评教诲我多想做一座石桥拱桥或一叶扁舟匍匐在富屯溪的温暖和清凉之上

让人们都能乘着我的翅膀行云流水地吟唱去远方

那只手距离他的儿子罗睺罗仅有一拈长。少年双手合十，站在父亲的身侧，低眉凝思，似是有万千话语想对父亲说。这一拈，可能是尘世最遥远的距离，它无声地隔开了父亲与儿子。佛祖那只微微抬起的手像是在为少年授礼。我想塑造这尊彩塑的人定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良善之人，一位有福泽慧根的通透之人，他和古往今来大多数工匠一样，未留下姓名，却留下了智慧。

还有一处是编号第9窟中的壁画，有个颇为显眼的“双头娃娃”，可看作佛经故事中“共命鸟”的异化。此鸟常出现在壁画、刺绣等艺术品中，喻示祸福与共、和谐共生的道理。这何尝不是画师的良苦用心，提醒世人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善恶皆在起心动念之间。

在天水大地行走，方知山河辽阔。见古柏抱朴，见石窟含光，见一草一木皆藏乾坤，见一念一息俱是众生。原来，真正的行走，从来不是地理上的迁徙，而是心的归位。



她的说法。

次日，到南文营社区，谈话间和“拆迁户”袁大哥聊到黑油凉面。袁大哥说，他小时候雄安一带几乎家家户户种棉花。棉花籽油便宜，是百姓的家常用油。人们日子好起来了，没想到穷苦日子

的家常饭如今却成了特色

美食。“等夏天你过来，我请你吃地道雄安黑油凉面。”我说昨晚我已经提前品尝了，妙不可言！袁大哥爽朗笑道：“多在这里转转，你就会发现，咱雄安处处妙不可言！”



寿山产石头。你到福州北郊走走，山是寻常的绿，水是幽幽地流，从这土里水里长出了湿润的、带彩的石头，像地里藏的梦，等着人轻轻唤出来。

石头初采出来，并不起眼，灰扑扑的，裹着一层粗粝的皮。艺人把它捧在手里，不急动刀，只是看。看它的纹，它的色，它的气。这叫“相石”。相的不是形，是魂。福州城也就这样被“相”出来了，三山特立，两塔定神，一江阔水自北而南，穿城而过。择此地筑城，便是看中了这山环水抱的骨相：不削山填壑，不拗直水道，只依着自然的脉理安置街巷，栽下榕树。榕树叶子密密地遮了半条街，夏天走在底下，凉沁沁的，仿佛整座城都卧在石头的阴凉里。石与城，生来便有脉息相通的气韵。

相石是运思，下刀是决断。艺人面对一方璞石，须得“审曲面势”，如将军布阵，谋定而后动。何处是山峦，何处是云水，全在胸中丘壑，故而成者如凤毛麟角。清初的杨玉璇由匠入儒，他吸收了唐代石窟的衣纹特点，使人物造像淡有古味。同时期的周彬善刻印钮，能为钟鼎彝器的庄重之纹，又能以写意法作山水，均是当时的大家，而后还有林谦培、潘玉茂等，无不以石载道，将人文涵养凝于方寸之间。

若单论下刀，则是另一番气象了。寿山石雕，分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不离冲、切、刮、划。下刀是容不得半分犹疑的，“秦刀”的胆魄，同样镌刻着福州的历史。林则徐虎门销烟，肃清洋毒，如执刀破璞，劈开家国危局的混沌。马江之畔，法国炮舰的黑烟蔽日，福建水师迎战铁舰，那悲壮的一击是民族气节在刀锋上的迸溅。而更多的福州人，不甘于三山一隅，斩断安适的缆绳，登舟远引，下南洋，过台湾，蹈向未知的风涛。这一代代人的“出海”，是何等决绝！他们在世界的版图上，刻下了不屈与开拓的印记。这一方山水的人文精神图谱里，既有坊巷间温文的书卷气，也有海天漂然的破浪魂。

有这样一个地方，40年来，不曾再去过，却时时让人有触手可及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盘石镇了，它地处武陵山脉腹地，属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管辖，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花垣县相邻，素有“黔东门户”之称。镇政府距松桃县城21公里，凤凰古城46公里、铜仁凤凰机场30公里，南北均有高速公路纵横境内，交通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这样的优势，就是沧海桑田、天堑变通途的最好诠释。这里的人们告别了长期以来出门崇山峻岭、归途沟壑纵横的窘态。

站在山之巅，我的心中，几乎没有时间重温当年那一览众山小的慨然。眼前，山脚下的臭脑村，那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让我惊叹不已！那种久违的澎湃之气，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人是笑的……那来自东方的阳光，乘着轻风吹满了山谷，这时候，我扬起的笑脸，一定很灿烂，这时候，我不免有了问这天、问这地的冲动，莫非换了人间？

1985年的那个春天，我也是站在这里，一脸的疲惫。我翻山越岭而来，用时达8个小时之久。在这里，山野的春天当然是美丽的，我年年见到，山坳里的石板茅草屋错落散居，我熟视无睹。这是一个跋山涉水、走村过寨的地质队员最为真实的感受。我记得起《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榜上有名”，而这里又在武陵山区腹地，盘石镇被列为极度贫困乡镇。2011年的盘石镇依然是贫困的，那么1985年的盘石镇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我翻山越岭走过了震旦纪、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二叠纪的地层，来到这黄连坡之巅，脚下踩踏着的是距今5亿年左右的寒武纪土地，远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的红云金顶，那是14亿年前的土地。心中生出苍凉之感，这样的感受与考古队员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这样说吧！考古队员拿着一个1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地质队员拿着一个5亿年前的三叶虫化石，而你即便能活100岁，3.6万年而已，一细思就极恐，不是吗？

那天下午，我手里就拿着一块震旦角石化来，这块化石是我在臭脑村的一户农家发现的。那时，我已从黄连坡山顶上，走到了臭脑村。在村头我点燃了一支烟，可烟还未抽完，已走到了村

尾。一时口干舌燥起来，这才想起，该痛饮一番才解渴。此时，正好路过一茅草棚，起初我以为是牛圈，走近了才看见草棚里有人，于是，我上前讨口水喝。一个妇女走了出来，却听不懂我的话，我只好用手比画，她总算才明白，回棚里拿来一葫芦瓢的水。

一阵咕咚咕咚，我抹了一把嘴角的残水，道一声谢谢！正准备起步，却看见竹泥巴墙下，一块石头上，凸出一根角石。这东西，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是震旦角石，又称中华角石。这种角石，多出自距今约5.1亿至4.4亿年前的中奥陶纪，而这一带是寒武纪、奥陶纪犬牙交错之地，有这样的角石，不足为怪。产自奥陶纪，却不叫奥陶角石，是因为这种角石为中国独有，其命名也就符合中华文化内涵。震旦角石具有坚硬的外壳，壳体有的直、有的盘卷，表面有波状横纹，最长可达2米以上，大多数在几十厘米至1米之间，具有较高的科

我的福州朋友中，就有不少雕石的高手。有的雕刻古兽，有的雕刻山水，还有的擅长造像，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情绪和性格，只有一点是相通的，便是都浸着造物的一腔热忱和静心执着。他们说，最好的状态是在夜深静默里，与石相对，心沉下来。只有灯下石影与刀尖游走的微响，才能把石头神韵从粗粝的石皮里挖掘出来。同时，也将自己内里的山川云雾、花鸟虫鱼，缓缓地“生”出来，长久地琢磨、镂刻、摩挲。时光是慢下来的，凝结成石头的温润，也赋予他们一种深沉的耐心，一种不骄不躁的定力。

这份“琢磨”之功，又不免使我想到日常生活里的那股烟火气息。“佛跳墙”集山珍海味，经数十小时文火慢炖，极致地浓缩于一盅汤汁之中，醇厚浓烈。锅边糊的米浆似透非透，配料精心，点睛之笔是漂浮的几滴虾油，章法天成。茉莉花茶要一层一层地窖，让茶叶慢慢吸进花香，是功夫里养出来的滋味。就连三坊七巷的米糍墙，起伏的曲线，门楼上的雕饰，无一不是时间与匠心的镌刻。

曾有人说，寿山石的精神就是雕琢的精神、奋斗的精神、追求美的精神和不懈努力的精神。福州的“福”，从来不是静态的赏赐，而是动态的、世代接力的创造。真正的福祉，

源于对自身禀赋清醒的认知、勇敢的塑造，以及那份持之以恒、静水流深的打磨。在这里，自然赋予了山的骨骼、水的血脉、石的魂魄，以及面向海洋的无限可能。福州人便以这山海为基，以胆识为刀笔，持续雕琢着家园的形貌与精神，既琢出三坊七巷的雅致和“榕荫满城”的清凉，也琢出“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敢拼会赢”的胆魄。

于是，石与城再也分不开了。



拒绝他的好意。有了这块角石化石，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当我爬上海拔1200多米的梳子山回望臭脑村时，臭脑村已掩映在一片云雾中，隐隐约约还能看见它坐落于山洼里。这时候，一种内疚的情绪来到了心里。走过臭脑村的情景浮现了起来。村道上，很少见到黑瓦木板房——这种民居在黔东南一带可谓标志性建筑，可是在臭脑村多是竹泥巴墙、茅草顶，甚至不少的茅草棚屋。而那对夫妻的模样，更是让我印象深刻。夫妻俩衣裳破旧，脸色灰暗，一看就是缺衣少食、营养不良。贫困、缺钱，却不贪婪，这要多么好的人才能做到呀！我好说歹说，他才勉强收下那50斤全国粮票，这才让我心里好受了一点。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今天，当我再次站在这山之巅，举目望去，哪里还有茅草屋的身影，只见山洼里一幢幢红顶白墙的小楼拔地而起，在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山中，格外引人注目。人间还是那个人间，只是旧貌换了新颜。

走进臭脑村，我曾试图寻找当年的那户人家，早已无迹可寻。有些遗憾，似乎也没那么令人沮丧。人生当中有这样不期而遇的萍水相逢，还能偶尔滋生出一丝牵挂来，你还需要些什么呢？这还不够吗？

有了这样的牵挂，遗憾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有了这样的牵挂，这一方山水就不再遥远，想起它来，就仿佛随时触手可及。

那块震旦角石，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房里，它是我牵挂这一方土地的珍贵念想。

在臭脑村的走访中，我不期而遇了许多苗族兄弟姐妹。在与他们的交流中，笑声是情不自禁的。在这样的笑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不期而遇的那一对衣裳破旧、脸色灰暗的夫妻。虽然，我不知道这对夫妻的名字，可我知道这村里拔地而起一幢幢红顶白墙的小楼里，一定有一幢是他俩的，在这一张张扬起的笑脸中，也一定有他们欢笑的模样。

